

60年前農村的回憶

／吳水榮

貴刊51卷17期38頁刊出「走過歲月」專欄的1篇文章～早年台灣的農村。這篇文章，勾起我們當年做農民經過的辛苦勤儉事實，真的是說不完。

一個佃農家庭的小孩子，5歲開始，阿母每天1支竹子趕10幾隻鵝交給小孩，要小孩算幾隻，這是數學的開始，鵝吃草吃飽要算算看，再全部趕回來。

7、8歲就要看牛，大人使牛犁秧地用手耙耙平秧田，特別多犁一次再耙平籟筒蓋平之前，小孩子不論有多寒冷或有多炎熱都要秧地幫忙拾起雜草。籟筒蓋平後才可以播谷種，秧地一期作防寒冬天用稻草、草繩圍秧地防風。

播種了，晴天要排水給秧苗長起來，假如陰天或寒流來，小孩就受不了，為什麼呢？是小麻雀來吃秧苗的谷，一區秧田數百隻小麻雀，寒流的天氣小孩子都在秧地用舊油桶打出聲音嚇驚小麻雀，沒有這樣做小麻雀連秧苗下面的谷連根都拔起來。

6月炎熱的天，用牛犁田，因為「小暑小稻黃，大暑滿天光」是割稻季節。立秋只半個多月時間第2期作又要插秧。大人割稻、犁田，小孩子要拖稻草，晒乾一區田叫草埕晒稻草，當時沒有牧草，稻草是耕牛1年當中的乾糧，所有的工作，大人小孩都沒有時間閑，

有一句俗語「6月天公家神牌會振動」。

約10歲前後，就要學使牛犁田，第2期作割稻後的田要犁起來晒，風化泥土的改良，1年的辛苦小孩子只有那個時候大人犁田小孩子用犁起晒乾泥土做窯檢乾竹支燒紅土窯做甘藷爌窯是一件快樂的事。這貧窮農家的經過，要再談，還真談不完。

近台北的農民實在是幸福多了。當時遍遠鄉下的農民時常還要到近台北地方當零工，做插秧割稻的工作。常常聽先輩人說，台北農村是內港。

我叔父和堂叔都常常說去內港割稻、插秧，那裡的大小老幼都叫你是師父。

對小孩子的教育，無論什麼時候都要教好，這是父母的責任，說一個故事，我的堂叔過去到內港割稻的同班至少7、8人，每天2次點心；但是，老闆對小孩子教育不好，每次點心擔來的時候，割稻師父還未吃，小孩子先圍著點心籃吃起來，有一天，點心來了，小孩子每次同樣先吃，那天一個割稻師父說「今天要修理他們」，他的動作是一大碗一點點熱的菜湯，轉淋到每個小孩子的頭上，小孩子大聲哭就走了，從此，這些孩子都不敢這樣了。

這算是笑話，但是真的，有這種事實的教訓。

